



池田大作 著

卞立強 譯

佛教東來

續我的佛教觀



OXFORD

B94
C805

佛教東來

續我的佛教觀

池田大作 著

卞立強 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94
C8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 and Soka Gakkai 198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Soka Gakkai 1998

本中譯本經創價學會授權，
根據日本第三文明社1985年版翻譯

First published 2008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 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佛教東來

續我的佛教觀

池田大作著 卞立強譯

ISBN 978-0-19-800184-3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中文版序言

發祥於印度的佛教，踏上令人振奮的旅程，經過中央亞細亞，傳到中國，一般認為是公元67年，也即是釋尊滅後約500年。自那以後長達1000年期間，佛教在民眾中不斷地滲透，很快就深深地紮下了根。人們說這是印度傳來的佛教中國化。此說是否正確，可以商榷。據我看，毋寧說這是佛教取得作為世界宗教的普遍性的一個重要的過程。

人是甚麼？人的生命是甚麼？死亡的彼方、宇宙的本質又是甚麼？……正由於在以天台為首的最高峰知性的真摯的思索中得到解答，所以佛教才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大概也由於它緩解了不同民族圍繞着霸權而產生糾紛時代的苦惱，所以才能提出由分裂轉向結合的統一思想吧。

超越國家、民族、文化的差異，中國和平地接受了佛教。所謂「佛教的中國化」，不外是「世界宗教化」。對此最應當感謝的是我們日本。經朝鮮半島傳來的佛教，逐漸形成了日本的精神和文化的骨架。

中國確實是我們的大恩人。很多遣隋使、遣唐使豁出性命、漂洋過海，為的是建造國家，同時也是為了探求人性的根源。另一方面，承擔着從印度開始的那一段遙遠路程任務的，是以《法華經》的名譯而聞名遐邇的鳩摩羅什、以簡潔淡泊的文體記述《佛國記》而知名的法顯、以及因《大唐西域記》而著名的玄奘等求道人士。所以傳播本身就是一幕充

滿人情味的戲劇。本書特別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

我們信奉的日蓮佛法指出：「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共尊。」儘管科學技術會獲得驚人的發展，但人仍然是未來的主角。有了人，法才能流布。這是至理名言！承擔我們的和平、文化與教育運動的也是無名的人群——也可以說就是民眾。

提起民眾，我無限懷念地回想起1974年我首次訪問中國，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相會、在北京的名勝頤和園談話的情景。趙先生也是天台的碩學，據說他每天都讀誦《法華經》。他簡明扼要地說：「佛教本來的精神就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法華經》的根本。」這時，昆明湖上吹來初夏的清風，令人心曠神怡。

以後曾和趙樸初先生多次暢敘友誼。他對我們的運動表示了深刻的理解，認為我們的運動有着東方的傳統價值，適應新時代的發展。我們的運動也可以說是北傳佛教作為世界宗教在今天的發展，正在譜寫着本書主題的續篇。

趙樸初先生在贈我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

萬象森羅收眼底，五洲憂樂在心頭。

這無疑是求道的人們永遠探求的出發點。

最後，繼《我的釋尊觀》、《我的佛教觀》之後，承蒙卞立強先生翻譯而得以出版這本《佛教東來——續我的佛教觀》。我向出版社同人表示衷心的感謝，致以深深的敬禮。



1998年1月2日

日文版序言

我從少年時代就有一個夢想——能站立在萬里長城之上。現在已經去世的毛澤東主席，也曾在他填的詞中說：「不到長城非好漢。」1974年6月5日，我從北京奔赴八達嶺，終於站立在長城之上。

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宏偉的情景。來到這炫耀着悠久歷史歲月的長城，我心裏再一次深有所感。——這長城本來是防禦來自北方的武力入侵。但人與人之間的文化交流是沒有國界的。現在應當是加強民眾與民眾之間的團結，在我們的胸中構築起維護和平的堡壘。

兩天後的6月7日，我們飛往西安，親眼目睹了人類文化交流的精華。今天的西安就是過去的長安，也是古代通往永遠的都城羅馬的絲綢之路的東端的起點。古都長安曾作為絢爛的大唐文化的中心地而繁榮昌盛，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國際都市。人們越過巍峨聳立的蔥嶺，度過流沙漫漫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都朝着長安奔赴而來。

我在西安的堂塔伽藍之間漫步，突然腦海裏浮現出萬里迢迢來到長安的胡僧們的身影。——他們把出生在印度的聖哲的教義傳到異國，一定是感到心滿意足吧。穿過廣漠的中亞一條沒有路的路，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精神的絲綢之路」。中國的佛教史確實可以說是他們傳來的精神遺產的結晶和昇華。

本書作為先前出版的《我的佛教觀》的續編，是從1974年開始約兩年期間，我和兩位年輕的學者嘗試作對話的記錄。中國可以說是把大乘佛教傳到我國的母國。我們對談了這樣一個母國的佛教史，重點特別放在弘傳《法華經》的群像上。本書的結構之所以以人物為中心，是因為我們的腦子裏一直有着佛法這樣的教導：「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共尊。」

書中所作的注釋，和以前東洋哲學研究所出版的《佛法·西與東》一樣，都獲得了山田和夫君的協助。我還要衷心地感謝年輕的佛學家野崎勳先生和松本和夫先生的積極合作。在本書出版的時候，受到第三文明社的栗生社長和年輕的職員們的關照，一併表示感謝。

池田大作

1976年10月

目 錄

中文版序言	xi
日文版序言	xiii
一 從印度到中國	
• 作為世界宗教的佛教	3
• 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的年代	6
• 公元前對佛教的接受	9
• 西域形勢與月支的佛教	13
二 佛典的漢譯	
• 尋求佛教的機運	21
• 來自西域的譯經僧	25
• 寶貴的文化遺產	30
三 鳩摩羅什及其譯經事業	
• 「絕後光前」的譯經僧	39
• 從天竺到龜茲國	40
• 遊學西域各國	44
• 進入長安的經過	50
• 羅什譯經的特徵	55
• 法華經的漢譯	57

四 教相判釋的展開

- 格義佛教的局限 67
- 羅什門下的貢獻 71
- 「南三北七」和天台的教判 74

五 求法的旅程

- 入竺求法僧的湧現 85
- 法顯紀行的意義 88
- 攀山涉水 92
- 歷訪與釋尊有緣之地 97

六 南岳慧思與《法華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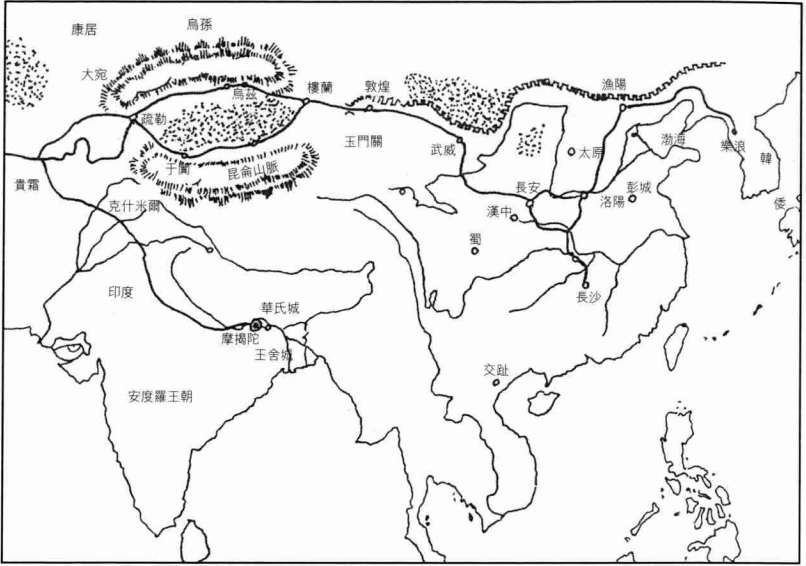
- 高舉法華第一的旗幟 105
- 慧思的法華開悟 107
- 法華三昧是甚麼 112
- 見佛 115

七 天台智顛與三大部

- 研究《法華經》的碩學 123
- 與南岳慧思的相遇 127
- 從大蘇開悟到天台山 130
- 《法華文句》與章安的功績 136
- 《法華玄義》與五重玄 140
- 《摩訶止觀》與一念三千 143

八 玄奘的偉大征程	
• 唐文化與玄奘的偉績	149
• 去天竺的動機和背景	152
• 踏上文明的十字路	154
• 進入宗派時代	161
九 唐代佛教與妙樂湛然	
• 開元之治與佛教界	169
• 再興甚深法門	173
• 湛然的業績及其意義	177
十 「三武一宗之難」與民眾	
• 戰爭時期對佛教的鎮壓	189
• 廢佛政策的背景	192
• 中國佛教的特質	198
譯後小記	205

一 從印度到中國



公元前2世紀至1世紀的亞洲

作為世界宗教的佛教

野崎 在這套「佛教對話叢書」¹的第一部中，主要以釋尊的一生為中心，進行了探索，在第二部中，特別把重點放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上，同時探討了釋尊入滅後印度佛教的全貌。

現在從第三部開始，我希望談談佛教逐漸走出印度文化圈，由中亞傳入中國，接着又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的經過。

池田 有些問題在第二部中也已經觸及到了。產生於印度的釋尊的佛教，不單純是印度民眾的狹隘民族宗教。它帶有普遍性，具有一種超越國境、超越民族差異、逐漸向全世界普及的世界宗教——也可以稱之為「人類宗教」——的性質。這一次我們要具體地看一看它是如何走出印度地區、融入完全異質的中國文明之中的發展過程。

松本 印度的佛教除了剛才野崎先生所說的北傳佛教之外，還有傳到現在的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南傳佛教。另外它還傳到西方的希臘、羅馬。現在我們注目其中的北傳佛教的洪流。我想有必要首先闡明一下之所以注目北傳佛教的意義……。

野崎 第一，因為我們現在是佛教徒。我們要從這一立場出發，再一次探討傳到日本來的這一佛教是甚麼樣的佛

1 「佛教對話叢書」第一部《我的釋尊觀》和第二部《我的佛教觀》的中文版，均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別於1989年和1993年出版。——譯者

教，它是通過甚麼樣的途徑傳到日本來的。

第二，北傳佛教無疑是以大乘佛教為中心。要了解在印度興起的大乘洪流以後是怎麼發展擴大的，歸根結底必須要看一看它在中國和日本的實際狀況。

第三，通過它在中國、日本這一和印度完全不同的文明圈中如何普及的事實，可以表現出佛教作為世界宗教的性質。

池田 是這樣的。與剛才野崎君所說的第三點有關，印度釋尊的佛教傳到了中國和日本，各自都獲得了獨特的發展。佛教的根本哲理當然沒有改變。但中國、日本畢竟具有跟印度不同的民族性和文化。所以，中國的佛教和日本獨特的佛教都是在中國和日本各自繁榮、發展起來的。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傳到南方的上座部²系統的佛教，可以理解為印度佛教的延伸。而傳到北方大乘佛教，則未必是和印度佛教處在同一條延伸線上。在那裏的佛教，由於和印度不同的種種因素發生了變化，形成了一種嶄新的獨特佛教。但那裏還是有着佛教的貫性。這種不變性正是佛教普遍性的特質。——我們注目於北傳佛教的最大意義，可以說正是在這裏。

松本 池田會長現在爭分奪秒，抓緊片刻的時間，進行了許多

2 上座部 (Theravāda)，印度部派佛教之一。釋尊滅後約100年期間，佛教教團保持了統一。但以後在戒律和教義上產生了異說，分裂為上座部和大眾部。其中大眾部爭取革新，上座部則由企圖忠實維護傳統的保守層組成。上座部傳到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南方地區，至今仍然繁榮。

次對談。關於傳到西方的佛教，在《佛法·西與東》³（東方哲學研究所出版）一書中，深刻分析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並遍訪各國，記載和傳達了同當地會員們的對談。看到這些情況，再一次深感到佛教是世界宗教。

池田 這就是說，自從釋尊不把自己在佛陀伽耶⁴菩提樹下的開悟當作一己私有，而決心要廣傳給全人類的時候起，佛教就已經包含着作為世界宗教而發展的基因。

所以，佛教儘管特別在印度、中國、日本三國得到最廣泛的流傳，但並沒有僅僅停留於這三個國家。大凡是人，誰都不得不同生老病死的四苦作鬥爭。而佛教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

總之，今後我們要談談出生於印度的釋尊佛教如何越過國境、很快成為人類普遍性的宗教。

不過，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始終是從生活於現代的佛教徒的立場來探討的。因而，目的並不是從學術上深入細緻地來研究佛教三千年的歷史。而是在概觀流傳於三國的佛教歷史時，不偏離佛教的精髓何在、甚麼是現代應當恢復的佛教精神這些主題。

3 《佛法·西與東》中文版，1996年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者

4 位於印度比哈爾邦雅市南邊10公里。為釋尊成佛的聖地。——譯者

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的年代

野崎 一般認為，佛教正式傳入中國是東漢明帝⁵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當然，關於這個問題有種種的說法。假定釋尊入滅的年代是公元前486年，大體是在佛滅後500年。

松本 自古以來，在佛教徒中間就有這樣的傳說：東漢明帝夢見一個身高一丈六尺的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求佛教。據說明帝派遣的使者來到中天竺的大月氏⁶，遇到僧人迦葉摩騰、竺法蘭，得到佛像和經卷六十萬言，用白馬載負到洛陽城西門外的蘭台寺——即後來的白馬寺。因為佛像是代表佛，經卷是表示法，加上有兩位僧人到來，所以認為這是具備了佛、法、僧三寶的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開始。

可是，近代日本的一些學者一度完全否定了這個著名的傳說故事，如白鳥庫吉⁷、和田清⁸博士等人就曾經列舉各種理由，說明這只是一種傳說。

5 東漢明帝(28—75)，東漢第二代皇帝。姓劉，名莊。東漢創始人光武帝第四子。因有才能而繼承其父遺業，於57年即位，在內政外交上獲有成果。認為佛教於明帝永平十年(67年)傳來說，見《後漢書·西域傳》等書。

6 大月氏，民族系統不明，有西藏人、土耳其人、伊朗人等各種說法。原為控制蒙古高原西南部的一大勢力。據說漢代受匈奴壓迫，被趕往西方，東漢時代位於阿富汗的北部。

7 白鳥庫吉(1865—1942)，東方史學者。曾任東京大學教授。創立近代東方史學，為北方民族和西域各國的研究作出貢獻，著有《西域史研究》等。——譯者

8 和田清(1890—1963)，東方史學者，東京大學教授，著有《東亞史研究》、《中國史概說》等。——譯者

不過，傳說佛教早在東漢明帝之前就已經傳到中國，以及皇室中在這以前就已經有人尊崇佛教之類的問題，現在已經弄清楚了。

野崎 現在我們在考慮佛教傳來的問題時，我覺得國內的民眾如何信仰要比怎樣傳到皇帝或宮中還重要得多……

池田 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皇帝的權威。在中國，佛教本身也受到國家權力的重大影響。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何時傳到權力的中樞——皇室就成了爭論的焦點。這個年代問題本身雖然存在着疑問。但從更根本上來說，佛教本來就不只是為了少數當權者或貴族階級，而是為了普救遭受政治壓制的痛苦、為生老病死而苦惱的民眾。所以，在研究佛教甚麼時候傳入中國的問題時，應該說完全沒有必要以皇室接受佛教的時間為基準。因此，我想注意的是，這個異域的宗教首先怎樣為中國的平民大眾所接受。我希望能考慮他們是以甚麼樣的態度來對待西方聖人的教導。也就是說，這些無名的平民在初次接觸到佛教的時候，是帶着甚麼樣的普遍人的面部表情來迎接的。

松本 確實應當是這樣。從中國古代的歷史書籍來看，關於皇室的記載還是佔大部分。當時的民眾究竟在想甚麼，過着甚麼樣的生活，我想還是應當弄得更清楚一些才好。我們剛才談到的東漢明帝。他有一個異母弟弟楚王英⁹，看來他信奉佛教是無疑的。這事出自《後漢書》

9 楚王英(?—71)，姓劉名英，光武帝第六子，建武十七年(41年)封為楚王。